萦绕心灵的露天电影

●陈义

秋收过后，大地开始归于宁静，夕阳把最后一抹阳光洒在山顶上，天气有了一丝凉意，我和几个同伴背着书包嬉戏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迟迟不愿归去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其中一个同伴忽然惊叫起来，我们朝他指点的方向望去，一个骡队正朝我们村子方向走来，远远地看见头骡脖子上栓着大铃铛，“好像是放电影的”，“放电影的来了，放电影的来了”。我们各自向自己的家飞奔而去，目的是要把这一重大消息第一时间里告诉家人，当我喘着粗气，上气不接下气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，我母亲正提着桶喂猪食。“真呢嘎？”我母亲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，那笑容在秋天的傍晚显得格外的好看。

“你快点吃东西啦，把位子去，晚上看电影去”母亲催促道，我还哪有心思吃东西，心早已飞到了放电影的坪坝上，进屋拿了两个洋芋就朝着村公所跑去。村委会门口早已云集了很多孩子，他们用石头、木板各自为家人圈地把位子，那些位子排列有序，界限分明，好像有人专门指挥过一样，把着位子的孩子们，守在那里，一步也不愿离开。要是被其他人侵犯，难免会发生一场“战争”，这一天很多孩子都没有回家吃饭，在期盼与等待中坚守在那里，等待着天快点黑起来，等待着自己家人的到来。

放映队在几个热心村民的帮忙下，张罗着放映前的准备工作，不多时，坪坝上竖起两根碗口粗的圆木头，挂起了正方形的白色荧幕，白色的银幕在秋日的傍晚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，起风时，荧幕轻轻地飘动起来，沙沙作响。那时的电影是免费的，由政府公益放映，宣传政策和科普知识，很多人特别是小孩子一年就只有看上这一回电影了，别说有多高兴。

太阳终于完全沉在了山后，天渐渐黑下来，劳累的人们忘记了疲惫，扛着板凳、椅子，穿着军用大衣、棉衣，有的拖儿带女、有的牵着很少出门的老人陆续向电影场赶来，小小的坝子上早已是人山人海。当时村里没有电，电影队发起了柴油发电机，轰轰作响，那声音并不觉得刺耳，反而像一首很好听的歌曲，坪坝上亮起了灯，人们看到了久违的电灯光亮，我在那个光亮中，捕捉到了许多简单而朴实的脸庞。

一切准备工作就绪，胶片上了放映机，熄灯了，放映队长开始发话了，沸腾的人群突然间鸦雀无声，一切归于沉寂。放映队长首先是开场白，接着宣传防火知识，宣讲各种党的政策，讲话时间虽然只有30分钟左右，但人们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漫长，有些调皮的年轻人耐不住性子，打起了口哨。终于讲话结束了，但还不能进入正片，首先放映的是科普片，这不能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，人们更期待的是接下来的故事片。

终于故事片上映了，当鲜艳的五角星伴着嘹亮的军歌出现在荧幕上时，全场沸腾了，人们知道这样的片子绝对是战争故事片，这不仅是大人们的愿望，更是小孩子们最关注和期待的片子。那时的片子一般故事情节单一，人物性格分明，好人眉清目秀，坏人面貌狰狞，一眼可分辨是非，在农村电影人物说成“我们家的人”和“他家人”，或许那个年代更是一个爱憎分明，崇尚真、善、美的年代。很多人虽然看不懂电影故事取材背景，但电影情节总能打动很多人的心，在电影场不乏有流泪的人，小孩子虽然不能够完全理解故事情节，在乎得更多的是战争场面。根据模糊的记忆，后来我在网上根据故事情节搜索，那晚上放的应该是《烈火金刚》，荡气回肠的电影情节，在光与影中，带着人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电影在人们的内心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。

那晚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快，当曲终人散，荧幕上出现大写“完”时，意犹未尽的年轻人高呼“再来一场”、“再来一场”，当然反映员不会违反放映纪律而去满足村民的要求。

散场了，上百人散场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场面，不小心踩着脚的，高呼的，孩子哭闹声、欢呼声，一束束手电筒的光亮，有的人家点起了早已准备好的火把，人群慢慢地向各自家里走去，剩下的只有放映员收拾设备，沸腾的村庄沉入了寂静中，劳累的村民眼前浮现着电影情节，在浮想联翩中渐渐进入梦乡中，那晚大概很多人的梦与电影有关吧。

村里有一群人错过了电影，那就是在牛场上放牧的人，那时候我们村里人几乎不外出务工，牧业是村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，很多年轻人四季在牧场上。第二天，村里放电影的消息才在各个牧场上传开了，人们又欢喜又遗憾，欢喜的是他们可以下牧场来看一场电影，遗憾地是他们错过了头天晚上的电影。于是，牛场上的人在激动与期待中会早早地忙完各种牧活，年轻人会拿出自己平常舍不得穿的衣服，精心地打扮一番，他们成群结队下山了，他们当中很多年轻人除了看电影外，还有一个更大的期愿——能遇见自己久别的心上人。

第二天晚上，看电影的人更多了，小小的坪坝上人山人海，外村的人都不顾路途遥远跑来看电影，很多人没有位子干脆把披毡垫在地上盘腿而坐，全神贯注地盯着银幕。人们的内心跟着电影的故事情节感动着、激动着、愤怒着、沸腾着，人们 度了梦一样的两天后，放映队要到其他村去放映了，人们最关切地会问：“什么时候又来放映？”人们目送着放映队渐渐离开村里，期待着来年放映队的归来，村里的很多年轻人不甘心，跑到十里八村去看早已看过的电影，电影像一块石头投在了人们平静的心湖，荡起了无限涟漪，成了人们很长时间内茶余饭后的谈资，

后来，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，村里也有了放电影的个体户，放映院就在他们家的院子里，不过门口有专门的收票人，起初为0.25元每人，后来涨到0.5元，每晚放映两场。但是那个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，很多家庭还缺茶少盐，父母亲也不可能每晚上给孩子们看电影的钱。傍晚时分放映人家把大喇叭里的音乐放得老高，那音乐回荡在村子的上空，似乎催促着、召唤着人们去看电影，最难熬的时间莫过于父母亲不让去看电影的夜晚，我们小孩想象着放映的场景和电影情节，久久不能入睡。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村里有结婚或搬家客等喜事，主人家除了跳锅庄外，还会包场电影，免费答谢村人，那是多么幸福开心的事情啊，过年期间，家里的经济再拮据，父母亲也会让孩子们看上五、六天晚上的电影。

虽然看电影是一件很奢望的事，但电影给我们的童年增添了无限的欢乐，从黑白电影到彩色宽荧幕，从战争片到武打片，《闪闪的红星》、《地道战》、《花枝稍》、《少林寺》、《白龙剑》、《阮氏三雄》等影片记忆犹新，故事情节历历在目，永远刻在了内心最深处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村子里有了几家录像厅，后来电视进入了各家各户，露天电影终于消失在广阔的乡村。

居住在城市，每晚看电视成了幼小儿子的专利品，他手握遥控自由地点击着喜欢看的《奥特曼》、《超级飞侠》等动画片。看着他全神贯注地盯着影片，我似乎觉得他目光呆滞，从不流露出惊喜，为此突然很怜惜他，没有经历过看露天电影的青涩年代以及影片带来的欢乐。在“一网天下”的年代，我只要拿起手机或在电脑屏幕上点击鼠标，就可以轻松地观看各种战争片、武侠片、好莱坞大片，但那么多年里，其实我没有完完整整地认真看过一部影片或电视剧。我总觉得现在的电影或场面宏大内容少，或过于夸张，或过于矫揉造作，总觉得这些影片好似乎少了什么，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一部影视如当年那样感动过自己，于是回看过去的电影，试图找出小时候的那些影视记忆，但看的过程中总找不出当初的味儿。

2016年秋天的某天，我回到了村里，当太阳西斜的时候，我沿着那个熟悉的小路来到了村里放电影的坪坝上。村委会早已搬到了其他地方，那个小小的坪坝早已成了私人宅所，建盖起了漂亮的新房子。站在那里，秋风习习，物是人非，眼前又浮现起了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那些情景。我最终明白自己怀想的不是电影本身，怀念的其实是那些在岁月流失中沉淀消失的、欢乐愉快的无忧青涩岁月。

回忆音乐

●殷著虹

郑志强是我1973年9月上高中时的同学，我们是中甸一中的第二个高中班。班里的同学除一中本校的初中毕业生外，还有来自其它中学的初中毕业生。郑志强便是从三中考上高中的，为此之前我们并不认识。但郑志强到了一中上学后，他的名字很快就被人记住了，因为那个时代天天都是讲突出政治，而“郑志强”仨字和“政治强”同音，所以同学们似乎对他并不陌生。

那时学校的条件很差，全班男同学都住一个大宿舍，床铺是按入学先后自行挑选的。不知道郑志强是不是最后一个报到的，还是他选择床铺的心理和别人不一样，他的床紧挨着宿舍门边上，而一进门便能看到他床头上挂着的一把三弦。那时学校里很多同学都会玩乐器，但都是些笛子、口琴和二胡之类的，像三弦这样大个的乐器还不曾见到，所以同学们都在关注这把三弦，可从开学到放寒假了，见过郑志强玩其它乐器，却没见他拨弄过这把三弦。

第二年新学期开始了，那时各地都在学习演唱“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”，可学校里没有专职的音乐老师教授。郑志强得知此事后主动向班主任请缨，而他确实不负众望，很快让五首革命民歌在校园中传唱开来，这让同学们不敢对他小觑。

也就在追逐时尚中，我很想学会音乐简谱，却又苦于没有基础知识，便主动拜访了郑志强。起先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，可后来却又说要有一个条件。我问他：“什么条件？”他回答：“帮我买一副三弦上的琴弦。”那时我这才知道不见他弹奏三弦，是因为那三弦的琴弦早断了。我问：“多少钱一根琴弦呢？”他说：“琴弦不卖根，而是卖副。三弦琴弦由高、中、低三根组成。”我再问：“那多少钱一副琴弦呢？”他回答：“大概六毛五吧。”听他这话我心里不由一阵酸楚，因为那时六毛多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，可他却因买不了琴弦，而一直没弹奏三弦。我说：“等星期天回家我就给你买来，但你得好好教我识简谱。”“没问题，我一定教会你。”他高兴地回答。

很快琴弦买回来了，一曲春风般的乐曲《铁路修到苗家寨》便从那三弦上拂面开来。循着悠扬的琴声同学们都围拢而来，大家沉静在美妙的乐声中。而郑志强不仅能弹奏乐器，还能边弹边唱，唱出了：“铁路修到苗家寨，青山挂起银飘带，村村寨寨连北京，红太阳光辉照苗寨……”的优美歌声。对此有同学们说：“你别叫‘政治强’了，就叫‘音乐强’多好。”而郑志强却说：“还叫‘政治强’吧，政治可是第一位的哟。”闹得大家一阵欢笑，一阵歌声。而就是这副琴弦，成了我和郑志强的音乐约定。他没有食言，从“哆来咪”开始耐心地教我学习简谱，从此把我拽进了音乐的世界。

我没忘记他教我的第一首歌曲是《歌唱咱们的解放军》，这是当时广播里反复播放的一首新歌，曲谱虽然简单，但却悦耳动听，我便很快学会了这首歌的简谱唱法。之后，他怕我习惯听广播而干扰学习，故意找来了一首还未听到过的儿歌《小玲玲爱唱北京——地拉那》教我学习。当时我不解地问他：“你怎么教我学儿歌呢？”他说：“儿歌乐谱相对简单，等你把简单的学会了，才能学更深的。”按他的要求，我慢慢能按照歌单上的数字唱出调了，他很高兴，便又从新出版的《云南文艺》杂志上，抄录下一首名为《身背背篓上山来》的歌曲叫我学唱。当我哼过几遍后能准确唱出曲谱时，他便弹起了三弦为我伴奏。至此这首“青青高山陡石崖，身背背篓上山来……”的抒情歌曲，很快在校园里传唱开来。

一个学年结束了。假期里我买了一把三弦，可开学都过一周了，却还不见郑志强到来。后来才从班主任那里得知，郑志强在开学前已经办理了退学手续，原因是家庭贫困而上不了学。听这一消息，一种失落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，而我竭力掩饰住心中的不悦，更羞于在同学面前摆弄三弦，只好在周末悄悄地把三弦带回到了家中。

此后，我听说郑志强来过一次学校寻找歌本，那时他是农村文艺宣传队的成员，到州里来参加文艺汇演。他在舞台上操琴伴奏，还有手舞足蹈地伴舞。看他那镇定自若地表演，真让人羡慕。台下的老师对我们说：“郑志强真是个人才，若让他在学校里当个音乐老师还真绰绰有余。”当时政策，所有上过中学的城镇户口学生，离校后都必须到农村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，郑志强虽是退学的，还得到农村当知青。

1975年8月，我高中毕业后和几位同学到了农村插队落户。过惯了学校生活的我们，劳动之余总觉得枯燥乏味。于是大家很喜欢凑在一起，吹拉弹唱上一阵子。而我那时既不会操琴，也不会吹奏，幸好郑志强教会了我简谱知识，所以我在知青中还算是“懂音乐的人”。

我们下乡那年，一部新的电影故事片《红雨》在农村里巡回放映，我们知青便来到大队里观看这部电影。电影中的主题歌《赤脚医生之歌》，以优美的旋律、动人的歌词顷刻打动着我们的心。放映结束后，大家都说想尽快学会这首歌。也就是为了会唱这首电影歌曲，第二天收工后，我们一伙知青带上手电和纸笔，步行十多里路，再到别的村里看这部电影。当时大家做了分工，由我记录歌谱，其他人记录歌词，要把这首电影歌曲记下来。这首歌记谱不难，因为是主题歌，主题音乐多次响起，我便准确记下了谱子。倒是给记词带来一定难度，因为歌词在银幕上只出现一遍，尽管每人只记一句词，但完整的三段歌词，巡回了三次才记下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就整理出这首歌曲，一夜过后，“赤脚医生向阳花，贫下中农人人夸，一根银针治百病，一颗红心暖千家……”的优美歌声就在农村中传唱开来。歌声让我们知青添了光彩，县文教局发的简报里还赞许了我们知青。

风吹雨打的农村岁月，青春时代的荡漾歌声，能让我们忘却劳累的生活，歌声也让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当我结束三年多的知青生活时，一起到农村的知青都早于我一年前就回城工作了，我算是最后走出农村的知青了。可当我满怀喜悦心情回到县城时，一种失落感却又油然而生。理想与现实的极度反差，严重挫伤了我的自尊心。那时我想到过高中同学郑志强，得知他之前参加工作时也不顺当，因受其父“历史问题”的影响，他工作单位也不如愿，以后辗转到了州级中专学校做后勤。我羞于在同学面前开拖拉机转悠，再则自己没学好乐器，只会“乱弹琴”，于是便产生了规避音乐的心态，其实是不愿接受人生舞台上的这一情节。因而不曾找过郑志强叙旧，久而久之，尽管我适应了现实的工作，却已经疏远了往日的同学。

以后我经历过多次工作调动，但都无缘于文化宣传之类的行当。而那让我始终舍弃不了的音乐，最终还是像幽灵似地缠上了我。于是我尝试用音乐的感受写作诗歌或散文诗，哪知这以后一发而不可收。此后，遇上迪庆电视台正播放着州卫校20周年校庆专题节目，让我欣喜万分的是，这台节目中优美的团体操《雪莲颂》是郑志强编排的。由他作词作曲的《迪庆州卫校校歌》“太阳迎我笑，未来把手招，‘红十字’凝结着风华英才……”更是以欢快的旋律给了我启示。

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。而今我和郑志强都退休了，当我想再请教他教我乐器时，发现我手指已不听从音符的使唤了。回首往事，音乐似乎和我若即若离，我还真回答不出所走过的春秋是如歌岁月的光阴？还是所经历的时光是曲如人生的年代……

香格里拉古今抒怀

●白玉新／文 王瑄怡／图

（一）
塔城戈登小中甸，新旧石器遗址考。①
早在远古汉晋隋，迪庆境内有人烟。
深山处处存古迹，文明星火照幽谷。
灿烂文化蕴沃土，民族精气上青天。

（二）
唐朝贞观八年至，金戈铁马尘飞扬。
吐蕃白浪汉裳蛮，诸族聚居成先祖。②
派兵驻吏治神川，铁桥连通东西城。③
远去马蹄声犹在，藏汉联姻美名扬。④

（三）
雄韬伟略忽必烈，横跨羌塘换新天。⑤
通商立市独克宗，茶马古道增驿站。
糖茶丝绸进藏乡，皮革银器有匠人。
剪刀炉锤铸大成，千年古城放异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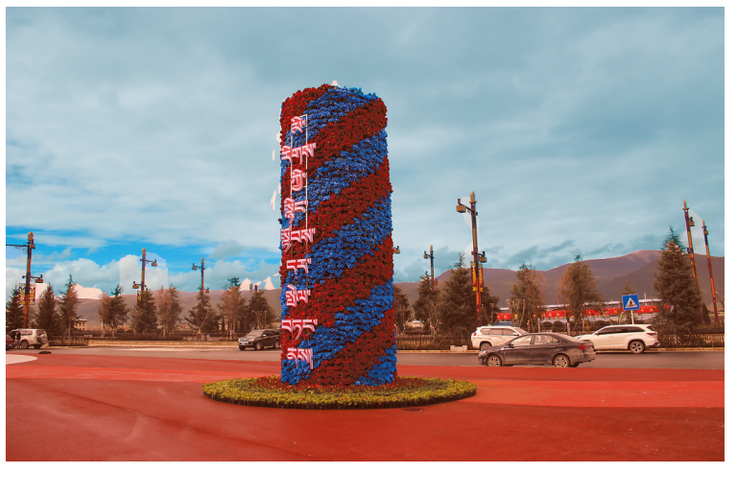
（四）
大明太祖朱元璋，初始定都应天府。
十六帝王执国事，二百七十又六年。
木氏进驻羊恼寨，民族家庭添新员。⑥
手工商业汇重镇，人文交融促发展。

（五）
清雍派兵来驻防，高原设立中甸州。⑦
守备千总土把总，承袭区划归云南。
维西中甸阿墩子，州判改立通判制。
岁月沧桑日月城，与世无争桃源境 。

（六）
武昌起义炮声隆，封建王朝被废除。
英雄儿女立新功，辛亥革命载史册。
一九三六桃花开，红军长征过中甸。⑧
红色种子播雪原，万民迎来新曙光。

（七）
一九五零得解放，农奴翻身做主人。⑨
群山众水齐欢唱，迪庆人民感谢党。
社会主义星光道，中华民族复兴路。
各族人民团结紧，心向北京展鸿图。

注：①在香格里拉小中甸和维西塔城戈登村新旧石器遗址考古证明，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，迪庆境内有人类活动。②即迪庆藏族的先民。③唐永隆元年（680年），在其宗设神川都督府，在金沙江上架铁桥，铁桥东西各设东城和西城。④吐蕃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。⑤藏北高原和建塘（迪庆）高原。⑥丽江木氏土司在羊恼寨（今小中甸）建行宫。⑦指清朝雍正年间的地方政权设制。⑧迪庆高原桃花盛开的季节。⑨1950年迪庆全境和平解放。



“善变”的家乡

●香格里拉市一中七年级97班 张同悦
●指导教师：黄耀琼

家乡是哺育我们的地方，我们在这里生息繁衍，快乐的生活着；家乡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，是一个淳朴的地方。

我爱家乡，爱她的树木成林，爱她的野花斗艳，爱她的流水潺潺，但更爱她的人心善良。

对于十年前的家乡，我并没有什么印象，但家乡近几年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。记得五年前的家乡和现在差远了。那时村里没有水泥路，每次放学爸爸都是踏着泥泞小路来接我；那时没车没路，但是日子过得很充实。因为人们心中坚信：有一天，家乡总会富裕的，定会为我们开启希望之路。如今，家乡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小村庄了，有了非常大的变化。各级党委政府为村里人修好了水泥路，并且安装了路灯，这条路仿佛是人们的希望之路，增进了人们的感情，让家乡的人互帮互助，积极乐观，淳朴善良，也让许多有志向的孩子走出了自己的家乡，走上了理想的求学之路。来到了香格里拉这块文化的圣地、旅游的仙境里尽享学习的乐趣。让我获得了“阅读之星”、“朗读者”的称号，让我看到了迪庆的发展，家乡的变化。不仅这样，因为村里怀有一颗努力向上的心。现在，家家户户都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，小洋楼也建起来了，各具风格。精美的乡村新屋、家乡的景色让我陶醉！

我爱家乡，我还爱它的麦田片片，爱家乡的蜻蜓点水，但更爱它的碧绿生机。

听说过去的家乡树木青翠茂密，但后来由于人们乱砍滥伐，树木倒下了，家乡不再美了，森林里的小动物也走了。但是后来家乡的人们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他们开始植树造林。现在的家乡树木丰茂，在村民的房前屋后都是果树，等到果子成熟的季节，人们不仅可以品尝到可口的果实，还可以将果实拿到集市上卖，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！这也让家乡的人更加富裕。

我爱家乡，还爱家乡的清晨。当我每一次亲近她的时候，我的心便悄悄地钟情于她。我常常漫步于乡间的小路上，家乡的清晨总是那么宁静安详，那是令人向往的的梦里家园！站在家乡的山顶，俯视着家乡的变化，想象村民的辛勤劳作，我的心中默默地希望：家乡如此大的变化，缘于村民们远大的理想，辛勤的劳作。我要更加努力，等将来有了条件，将我的家乡建设得更美丽更富饶！

我爱我“善变”的家乡，我为我“善变”的家乡而自豪！

世界的香格里拉——迪庆辉煌60年
征文
1957—2017

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 本报地址：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 邮编：674499 纠错投诉电话：8224019 传真：8289000 记者部：8222759 编辑部：8223550 副刊部：8226346 广告部：8230970 印务中心：8881620 网络部：8881015